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 第五回 假女婿成真女婿 惡姻緣變好姻緣

詞曰：春事多闌，相思不斷，權門忽地求姻眷。暫將才子認東床，那知竟遂東床願。綵筆驚人，珠簾隔面，河東三鳳堪同羨。想應端為此人來，雕龍繡虎筵前獻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那柔玉小姐，聽得韓香之言，一驚不小，忙忙問道：“我家隱居深山，是甚禍事？”韓香道：“小姐你還不知麼，這件禍事卻是從三位小姐身上來的。朝中有個權臣越公楊素，他是隋家開國元勳，權傾中外，性極剛戾。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有三位小姐，于今特差一個官兒，齎了聘禮來到，說他越公聞得三位小姐都是傾國傾城之貌，要求一位與他兒子做親，若肯依允，便無他說；倘若不允，他便要下手我家哩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天啊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韓香道：“小姐莫惱，于今卻又恭喜小姐了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你敢發癡麼，既是這般禍事到了，安有喜事，難道老爺將我許了楊家不成？”韓香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老爺見楊家人到，一時無計推脫，只得權將蔣官人假作大女婿，張官人假作二女婿，顧官人假作三女婿。我想別事都權得，這件事可是權得的？將來三位小姐，定屬他三人，恰好小姐許了蔣官人，豈不可喜！”柔玉小姐聞言不語。韓香道：“待妾再去打聽，且老爺怎生打發那差官，起身再來報與小姐。”

話分兩頭。再說華刺史，備了千金厚禮送那差官，托他婉辭。又請出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來，與差官相會。那差官見了他三人，心中想道：“聞他三個女兒都是國色，這三個女婿，卻也都是天人，若比俺那楊公子，及得他哪一件來！于今這華老既送我恁般厚禮，我自當替他婉辭，倘越公不信，也只索由他。”當夜華刺史盛席待那差官。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相陪。他三人此時歡喜非常，盡情痛飲，料想這段姻緣，一定要弄假成真，胸中到覺感激那楊素老兒。

次日，打發那差官回頭去了。華刺史進到中堂，與夫人愁眉相對，道：“我們隱居深山，只道可以全生遠害，不料那權臣還放我不過。于今雖是暫時回他去了，還不知後事如何。我想三個女孩兒都已長成，蔣家郎君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品格不凡，門楣相敵，只不曾面試其才。我昨日既將他三人抵答那差官去了，他三人未必不信以為真，我到不好處得。我的意思，今夜備一個酒席，到書院中與他三人作謝，席間便考他們一考，若是纔學超群，我便認真，將女孩兒許他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華夫人喜道：“老爺所見極是，妾身初見蔣家姪兒的人品，聞他未曾娶妻，妾身就要與老爺商議，要將柔玉孩兒許他，因老爺抱恙，未暇及此。後來又聞得那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的人品，都出類超群，若使三個孩兒得嫁了他三人，真是快事。料他三人定有真纔寔學，也未必便考得倒他們，妾身即刻就去分付廚下備酒便了。”華刺史說罷，便起身走出書院中來。

卻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也正在那裏商量。蔣青巖道：“我們三人在此，原無他望，單想著這段婚姻。然小弟細觀家姑父昨日的舉動，多半是借我們行權，其寔未決。他夜間必出來陪我們飲酒，兩兄都要著寔恭敬，認真女婿，看他怎生說話，萬一他口氣不改，我們便各尋一物為定。”張澄江道：“我有琥珀鴛鴦扇墜一枚。”顧躍仙道：“我有碧玉鎮紙一方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我有秦時宮鏡一面。”正說間，伴雲走來報道：“姑老爺來了。”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一齊來迎住，果然比往日加倍謙恭，張澄江定不肯與華刺史對坐。華刺史道：“澄江兄，今日何以過謙至此？”張澄江道：“往日是通家子姪，還可假借；今日乃翁婿至親，名分有在，豈敢僭越？”華刺史聞言，笑而不言，彼此謙之再三，華刺史也無可奈何，只得說道：“老夫昨日示愛，權借兩兄作退兵之計，婚姻之約，尚容思議，兩兄何以這般認真？”顧躍仙道：“老先生何出此言，天下事皆可以行權，曾未聞權作夫婦之禮。令愛小姐雖是千金艷質，晚生輩亦非碌碌庸人，若恐胸中抱負疏淺，聽憑老先生當面考試便了。”華刺史道：“老夫所以疑侯之故，正為此耳。觀兩兄人品氣概，自是高纔飽學，老夫信之久矣。但小女輩，病在略知文墨，都要老夫當面請教一番，他纔深信。”張澄江道：“如此極妙。且擇人而事，自古賢女皆然，請老先生即刻命題給韻，限以時刻。”華刺史道：“如此請坐了，待老夫進去就來。”華刺史忙進內宅，向華夫人道：“那張、顧兩生，十分將婚姻之事認真，情願面試。夫人你可速去分付廚子，將那酒席擺在大廳之上，將屏門邊都掛了簾子，你領三個女孩兒坐在簾內，觀他吟詠。”夫人聞言，一面喚過韓香到跟前，與之說其緣故，教他去請三位小姐整整到前廳，看那三個才子做詩；一面催廚下擺酒。華刺史自己走到房中，向書架上取了三張錦牋，牋上都寫了詩題，題下限了韻，一樣摺得方方的，籠在袖中。又喚過韓香來，分付道：“外面上席之時，你可攜了琵琶在簾內，聽我揮使。”韓香領命。

外面書僮進來稟道：“廳上酒席已擺設齊備了，屏門上的湘簾已掛了，請老爺安席。”華刺史隨即起身，走到廳上，著院子去請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上席。他三人忙整衣冠，喜孜孜前來聽考，一齊來到廳上。華刺史笑臉相迎，一個一個打恭安席。四人坐定，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見簾內隱隱躍躍，那香氣一陣陣飛透出來，知道是三位小姐在內看他三人吟詠，他三人一發添了許多詩興。酒過三巡，華刺史便向袖中取出那三張錦牋，捏在手中，向張澄江、顧躍仙二人說道：“老夫放肆了，拈有三個題目在此，連青巖舍內姪也要請到一二。”蔣青巖笑道：“如此方見姑父公道。”華刺史道：“老夫還有一說，舍下有一義女，善彈琵琶，于今老夫著他在簾內，待三位題目到手，令他彈一曲來陪，如曲終而詩不就者聽罰。”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一齊道：“此事極妙，可作將來一段佳話。”華刺史然後將那三張錦牋放在一個大花瓶內，向他三人問道：“三位年齒孰長？長者請先開一題。”蔣青巖聞言，便向張澄江、顧躍仙拱手道：“小弟告僭了。”說罷，伸手向瓶中取出一張錦牋來，牋上寫著：“題西子採蓮圖”，得“子”字，要五言古詩一首。蔣青巖尚未看完，只聽得琵琶已響，一個書童捧了文房四寶，立在蔣青巖身邊。蔣青巖喜孜孜提起筆來，揮如夙構，一揮而就，呈到華刺史面前道：“草草完命，幸賜塗抹。”華刺史連忙雙手接過，細細觀看。那詩道：

昔日有佳人，芳名號西子。  
清晨自浣紗，暮作採蓮女。  
遊魚各驚散，鴛鴦復高翥。  
同伴愧不如，持花謬相比。  
花質本亭亭，斯人妙容止。  
莫採並頭花，雙雙照溪水。

華刺史看了一遍，擊節連聲，稱贊不已，隨即收入袖中。聽那琵琶，纔彈得半曲，華刺史一發敬服。那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在簾內觀見，十分駭然，只有柔玉小姐是見過的，雖不驚訝，卻也暗暗歡喜。第二是張澄江，向瓶中取出一牋，展開看時，上寫著“題天臺採藥圖”，得“來”字，要七言短歌一章，擬柏梁臺體。這裏剛剛看完題目，那簾內的琵琶再響，張澄江也不思索，信筆揮成，聽簾內的琵琶正彈得熱鬧哩。張澄江雙手將詩送到華刺史面前，華刺史恭恭敬敬，接到手中，高聲朗誦道：

劉生阮生本仙纔，春風採藥遊天臺；  
路迷忽見桃花開，洞口仙人帶笑來。  
雲錦衣裳芙蓉腮，問君何日離塵埃；  
纖纖手酌黃金壘，勸君痛飲休徘徊。  
歸來七世人相猜，舊時城郭半篙菜；  
胡麻一飯真奇哉，何不學仙空沉埋。

華刺史看罷，高聲贊道：“秀逸高古，允稱絕調，老夫何幸，得遇仙纔！”說罷，輪到顧躍仙，起身向瓶中取出那一張箋紙來，捏在手中，讓那琵琶彈完了，方纔看題。那題是“題子卿歸漢圖”，要五言絕句四首，即用“子卿歸漢”四字為韻。那簾內的琵琶聲，

早已相催。這顧躍仙不慌不忙，一首一首，寫得風行雷動，頃刻間四詩揮就，也送到華刺史面前，華刺史起身接住。此時三位小姐及華夫人，與那些內外大小男女，知與不知，見他三人下筆如此神速，無不暗暗喝采。那韓香反受他三人的捉迫，一時指法俱亂。這華刺史也被他三人驚倒。再看顧躍仙這四首詩，頭一首道：

自信無還期，入關如夢裏。

茫茫十九年，禿節報天子。

其二

故舊半凋謝，重傷去日情。

春風吹白髮，後起盡公卿。

其三

攘攘長安城，家家不掩扉，

黃童與白叟，邀看老臣歸。

其四

單于感忠誠，遠送還鄉縣。

哀哉律與陵，望子若霄漢。

華刺史看罷，贊嘆不已，喜得手舞足蹈，忙忙走下席來，親到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面前，各奉酒一大盃，道：“老夫不知三位乃曠世奇纓，險些兒當面錯過百年之約，敬遵命矣。”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仍一齊出席，拜謝道：“後學小子，謬蒙稱許東床之選，寔愧王郎，但客中苦無厚聘，各有微物一種，聊代荊釵。”說罷，三人隨即回到書院中，去取了那三件寶物來，各人手捧一物，遞與華刺史。華刺史看蔣青巖的，是一面菱花宮鏡；張澄江的，是一枚琥珀鴛鴦墜；顧躍仙的，是一方碧玉鎮紙，都是罕有之物。華刺史一一記明，分付了一個書僮，去取了一個雕漆方盤來，將那菱花鏡壓了西子採蓮圖，琥珀鴛鴦墜壓了天臺採藥歌，碧玉鎮紙壓了子卿歸漢詩。安排停當，喚出韓香到屏門口，分付道：“你可將這盤內三件寶物和詩稿送與夫人，教夫人將這菱花鏡和西子採蓮圖詩付與大小姐，琥珀鴛鴦墜和天臺採藥歌付與二小姐，碧玉鎮紙和子卿歸漢詩付與三小姐，要三位小姐各以寶物為題，賦詩一首來回答。”韓香一邊答應，一邊將身子往簾內縮將去。

此時三位小姐尚在簾內，因聽得他父親受了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的聘禮，含羞入內去了。華夫人以問韓香進去，只見三位小姐還坐在中堂哩。韓香望著他姊妹三人恭賀道：“三位小姐，恭喜賀喜，聘禮在此，請三位小姐收起。”這三位小姐都將臉兒背過一邊，低頭不語。華夫人道：“我兒，這是你們終身大事，況那三個才子，也是世間難逢難遇的，配著你姊妹三人，正是郎纓女貌，我做娘的和你爹爹都十分快意。我兒，你們快快收了去。”三位小姐只是不動，華夫人只得將那三件寶物，炤依華刺史的分派，替三個女兒安在袖中，說道：“你父親要你三人各將這寶物賦就一首回答。此乃父命，你們不可違他。且你們聰明素著，若不做時，那三人只當你們不會做。”這三位小姐被華夫人一激，真個一齊回房做詩去了。韓香也隨後跟去，按下不題。

卻說外面張澄江和顧躍仙向華刺史道：“小婿們于今不是外客了，須要請見岳母老夫人，以便日後來往。”華刺史道：“這也無妨。”便走進裏面，向華夫人道：“那張家女婿和顧家女婿，要請你出去拜見。我想于今既係至親，便出去見見無妨。”華夫人聞言，就去整整衣服，喚四個丫頭相隨，同華刺史一齊走到廳來。張澄江和顧躍仙忙忙出席，整衣下拜，蔣青巖也在內同拜。華夫人道：“青巖姪兒是從先見了禮的，何須又拜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往日拜姑娘，今日是拜岳母。”華刺史道：“說得有理。”華夫人只得受了他三人兩禮，他三人起來。一並站在下手。華夫人細看這三個女婿，真個都是人中麟鳳，不覺喜逐顏開，向蔣、張、顧三人道：“三位賢婿請坐，寬飲幾杯，老身有事，不及相陪。”說罷進內去了，華刺史在外相陪，翁婿四人，盡興痛飲。飲到中間，韓香捧了一個盤兒，盤內捧了三張綵牋，寫了三首詩，站在簾內說道：“三位小姐的詩在此。”華刺史道：“你只管捧過來，這是三位姑爺，此後不須迴避。”韓香只得低了頭，捧到席前。華刺史先取柔玉小姐詠菱花宮鏡詩，遞與蔣青巖等三人同看。那詩道：

皎皎凌秋月，菱花兩參成。

秦宮與漢代，成敗兩分明。

蔣青巖等三人看罷，一齊喝采。華刺史向蔣青巖道：“這首詩賢婿就收下罷。”蔣青巖連忙收在袖中。再取過掌珠小姐詠那琥珀鴛鴦扇墜的詩到席上看，那詩道：

千年松柏精，鏤成鴛與鴦。

松柏耐歲寒，鴛鴦會雙翔。

看罷，也連聲稱讚，華刺史便交與張澄江收下。再看那步蓮小姐詠碧玉鎮紙的詩，那詩道：

玉體本堅貞，好靜觀書卷。

無風吹不移，色映苔痕淺。

三人讀了一遍，亦復讚嘆不已。這顧躍仙亦不待華刺史開口，他便將這詩放在袖中去了。蔣青巖等三人，又齊起身向華刺史稱謝，又各奉華刺史三大盃酒，說道：“三位令愛高纓博學，皆岳父岳母兩大人家教，今日豈可不痛飲幾杯？”華刺史也不推辭，翁婿四人，飲至更深方散。

不說華刺史回入內宅事，且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心中萬千喜慶，都道那自觀和尚是活佛出現。轉到書院中，各人取出小姐的詩來，拿在燈兒下細細吟誦，比讀四書經傳還恭敬百倍。又彼此換看一番，然後各人收藏了，方纔去睡。這蔣青巖和衣睡在枕上，想道：我今夜這般快意，不知俺那柔玉小姐，此時怎生快意哩，又道：這時節敢還未睡，我不免再偷步到他那裏，看他怎生動靜。便輕輕地走下床來，側耳四聽，只聞鼾睡之聲滿耳，惟有那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在床上吟哦贊嘆，喜而不寐。蔣青巖也不管他，自己竟走到房中，取了前日和韻的四首絕句斗方，籠在袖裏。又悄悄套開後門，竟望柔玉小姐的粧樓下來，遠遠望見樓上樓下燈光照耀，笑語喧填。蔣青巖不敢從正路去，卻從旁邊亂草中轉到粧樓後面，只見後邊的門兒半掩，蔣青巖將身閃入門內，向那壁縫裏細細張看。原來是柔玉小姐姊妹同韓香共四人圍坐在一張桌兒旁斗葉子，那絳雪同了兩個丫頭在階簷下煎茶，蔣青巖看著燈光之下，恍如四朵名花，好生可愛。卻說柔玉小姐正是臨庄之時，面前已是順風旗，得了三捉，再過兩巡，又是空湯，得了一捉。到臨了，柔玉小姐手中剩了一張二十子，那三家俱無捉牌。柔玉小姐大笑道：“又成了一個色樣子。”大家看時，卻是王矮虎遇著一丈青，正是夫妻相會。韓香笑道：“這矮物事好造化也！”柔玉小姐也笑道：“他雖矮，那一丈青也太長些，真可謂過猶不及。”那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聞言，都齊齊發笑。柔玉說道：“莫笑，快算將籌馬來。”那三家算算順風旗，現百子，及夫妻相會，又是一吊三家，每家各輸籌馬三十餘副，柔玉小姐共贏籌馬百餘副。柔玉小姐將籌馬向韓香面前一攤，道：“夜已深了，明日再鬥。韓姐，你可將這籌馬收下，明日做個東道，到園中去看牡丹。”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一齊說道：“此事最妙，只苦了韓姐包足。”韓香笑道：“明日的東道，總讓妾一人獨做，只當替三位小姐恭喜，如何？”正說話間，忽然聽得樓梯上就像一個人滾將下來一般，把眾人嚇了一驚，眾丫頭連忙一齊點火去看。不知是人是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